

长篇小说

从未出城的人

叶向阳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从未出城的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从未出城的人 / 叶向阳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0.10
ISBN 978-7-5360-6040-1

I. ①从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5942号

责任编辑: 曹玛丽
技术编辑: 易 平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(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20开
印 张	17.5 1插页
字 数	320,000字
版 次	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引子

【不幸的消息】

当时，我正在山色玄变的寺庙外漱口。

说来也怪，那阵子，牙齿就像被反刍的往事所挤兑，很不舒服。结果，两颗镶了多年的门牙被漱掉一颗。望着踉踉跄跄的假牙，我十分诧异：两颗假牙一起所镶，如果要掉，应该双双齐脱才是，怎么独独只掉一颗？

预感不仅是现实的前奏，有时甚至比佛法更为灵验。

这时，我看到迟生像一朵带着不祥之兆的乌云从山下飘了上来。迟生是解放的儿子，不仅弱智，而且有些痴呆。平时说话，总是“呀呀呀”让人不知所云，可这次，他那“呀呀呀”的声音，却准确无误地传达出父亲已到弥留之际的信息。

一朵一朵的乌云，慢慢聚集起来，带着让人产生需要抵御的情绪缓缓下沉。这个时候，风也吹了起来。赋有人性的风，很是急促，仿佛催我赶快上路。风，毕竟是风，就像它深谙雨道，但它毕竟不是雨。况且，即使是雨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现在，不管是风是雨，谁也左右不了曾经沧海的我。

“你先走，我马上来。”我对迟生说。我咧开嘴，指指口，又指指掉在地上的那颗假牙。迟生望着我，揪着圆形的嘴，双唇痉挛着向外扩张，想要吐出一个什么字。涎水在这个字之前流了出来，他

想吐出的那个字，我是知道的：快！

“我晓得，快！”我从容不迫地对迟生说，“你先走。我马上就来！”

迟生望着我，脸上没有什么可供分析的表情；可他那呆滞的目光，却在残存的灵性中放射出疑惑和不解：还有什么比死亡更急的事情呢？突然，迟生拣起我那颗掉在地上的假牙，就像拣起一个足以证明他能够完成使命的信物，然后又像一朵要下雨的乌云，向山下一颠一颠地飘去。迟生仿佛在用行为告诉我，他要把我的灵魂，提前带到父亲面前。

对于死亡，我现在的确有些从容不迫。更何况对于解放的死，我既有预感，也有心里准备。

风，越来越大。在越来越大的风之上，是愁肠百结的乌云。而在愁肠百结的乌云之上，则是我语焉不详的幻想。

下山之前，我闭目合掌，面对可以感知一切的苍天和佛，默念如斯：阿弥陀佛！

【进 城】

这回进城，我想，无疑是为解放奔丧来了。

我迈着死亡无法介入其中的步伐，从容地朝山下走去。我知道，这种步态远离奔丧的性质，我应该按人之常情的心态，急促一些才是。只有这样，才符合常理，才对得起解放，才能证明我和他的友谊，才不枉我和他上苍所赐的缘分。我记得，解放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也能同年同月同日死。”

人有愿，天不诺。现在看来，这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不想看到解放弥留时的表情，也不愿听到解放弥留之际的遗言。实际上，我很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。看到解放弥留之时的表情，我能安慰他什么？听到解放弥留之际的遗言，我又能允诺

他什么？我，一个出家人，除了“阿弥陀佛”，还能做什么？我已经不在尘世之中，而佛门给我的能量，对解放的生死也只能置之度外。

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想，我的步伐，不能快于解放离开这个世界的速度。

我抬头望望天，变幻莫测的乌云，就像世事诡谲的咒语。迎面吹来的风，很凉，这种我行我素的凉意，告诉了我秋的深度。山道边的一些草木已经发黄，黄得有些凄惨，最乐观的联想，也只是等待来年春天才能奢谈的再生。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解放，如果解放也是发黄的草木，来年，他还能再生吗？

我在一些胡思乱想的问题中走着，时间在我的脚下，一分一秒地远去；可南楚城，却在不知不觉中离我越来越近。

是的，我不想走得太快，就像我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一样。

现在，让我隔着一段正好对它一览无余的距离，先来说说这座南楚城。

南楚城始建于东汉晚期，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。现在，我所驻足的地方，正好面对丰乐门。丰乐门是进入南楚城的主要通道，所以，城门比其他城门明显高大。经权威历史学家考证，丰乐门上并无城楼，这位历史学家由此写过一篇“有城未必就有楼”的论文。可前些年，为使南楚城获得化腐朽为神奇的新生，有关部门在城门上加建了城楼。现在，从这段不远不近的距离看去，加建的城楼，不仅没有画蛇添足的感觉，而且很像一顶恰如其分的帽子戴在城门的头上。

丰乐门的两边，是拒人千里的城墙；城墙下面，便是千古一脉的护城河了。

南楚城原来的城墙，是用大青石一块一块垒成的。那些大青石，厚实、凝重，很快就会让人联想到固若金汤和坚不可摧之类的成语。据县志记载，这些大青石之间的缝隙，是用桐油和糯米熬成的米浆粘合起来的。现在，城墙上的青石，从整体上来看，并不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形状和颜色。残存的和后补的，彼此交错，大小各异。后补的石块，因为时间短，颜色很浅，比起那些历经千年的褐色大青

石来，显得有些轻佻。

轻佻和深沉，都是因为历史。

新城建在离老城五公里以北的区域，机关、单位早已从老城迁至新城。因此，南楚老城的一切，还是原来的模样。恢复原貌也好，保护古迹也罢，目的都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。遗憾的是，来南楚城旅游的人，一直非常非常之少。原因大概是，南楚城非古非今，并无旅游和观瞻价值。现在，不仅南楚城里街巷凋敝，门可罗雀；而且南楚城外也是一派夕阳西下、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景。

这样一来，南楚就成了一座永远无法进化的新型古城。

解放说过，南楚是一座死城，是一座大大的坟墓。说过这些话、并被这种现实所困的解放，现在就在城中，而且死之将至。解放用他的死在召唤我，所以，我走进城门，如同走进一座死城，如同走进一座可以埋葬芸芸众生的大大的坟墓。

【又见解放】

王爱珍的哭声，就像一群蝙蝠，在墙壁上撞来撞去。

解放躺在万行必归于寝的床上，闭着与世隔绝的眼睛，凹陷的眼窝里残留着泪水和绝望。那副缠有白色胶布的深度眼镜，穷经皓首般躺在床头柜上，犹如解放从前看到的一切，都是它所演绎的人生剧本。眼镜旁边，是我的那颗假牙。我想，迟生一定是用那颗假牙，证明他已经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。解放变得干瘦干瘦，脸上的颧骨显得更高，特别是颧骨上那两颗对称的、绿豆大的黑痣，更加醒目。

明空方丈说过，这种痣，叫泪痣。

前不久，我陪明空方丈进城答谢施主，看到拄着拐杖、在自家门前颤颤悠悠的解放。他脸色煞白，白得古怪，依我看，那颜色离死亡已经不太远了。见了明空方丈，解放便说：“方丈活佛，我正想

请人，抬我出城，到静园寺去找您。”明空方丈道：“听说，施主一生没出过城！找我，有什么事？”解放虔诚如仪：“您是高人！我想请您，给我做个法事，把缠我的病妖，除了！”

明空方丈没有答话。

解放说：“我晓得自己命薄，可我还是不想死！”明空方丈欲言又止，表情有些无奈。解放看出明空方丈的心事，自己的表情也有些无奈。解放推了推眼镜，就像要一并推走自己和明空方丈脸上的无奈：“病妖缠身，我也不想活。可我，还有个痴呆儿子，我，死不安心呀！”

说着，解放就指了指街上的迟生。

这时，迟生正在笨手笨脚地追逐一只蜻蜓。按说，笨手笨脚的迟生，不可能追上敏捷的蜻蜓，可是，迟生不仅匪夷所思地追上了，而且还难以置信地捉住了它。迟生捉住那只蜻蜓，鼓着嘴，往它身上吹了吹，仿佛给蜻蜓净身。按说，迟生好不容易捉住那只蜻蜓，应该好好玩一玩，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。可迟生没有，他捏着蜻蜓的翅膀，放到慢慢抬起的脚下，然后毫无来由地活活将它踩死。

明空方丈闭上不忍杀生的眼睛：“阿弥陀佛！”解放反倒睁大迷惑的眼睛：“到底做不做法事，您还没给我答复哩？”明空方丈还是闭目如仪地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如果迟生放了那只蜻蜓，我想，明空方丈或许会说：“你先把颧骨上，那两颗黑痣取了。”看到迟生踩死那只蜻蜓，明空方丈只好咏念法莫能助的“阿弥陀佛”。明空方丈一边念，一边不停转动手上的佛珠。明空方丈转动佛珠的方向与平时相反，是倒着转的；我猜，他一定是想转活那只已经死去的蜻蜓。

现在看来，迟生踩死的，不是一只普通的蜻蜓，而是他业已转世的父亲。所谓投胎，所谓天命，大致也就是如此吧。

我来之后，王爱珍哭得更加厉害，大有哭破天不补的来势。一声惊雷劈将而下，仿佛那天空真的被她所哭破。我想安慰王爱珍：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！可一张嘴，就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太对劲，原来，是掉了一颗假牙的原故。

我慢慢走到解放和往事的床边……

第一章

【难 产】

霜降那天，阳光特别好，好得就像人世间从此有了免费的温暖。

不好的，是陈玉芳始料不及的难产。陈玉芳躺在分娩的床上，双手死死抓着可以借助发力的床沿，汗水分崩离析。可早该出来的孩子，却没有一丝临盆时所应有的动静。医生不停地提醒陈玉芳：“用力！你要用力！”陈玉芳呻吟不已：“我……用力了！已经用力了！”医生挥着一鼓作气的手：“你还要接着用力！”可陈玉芳不仅接不上力，而且连气也难以接上。她无可奈何，对着自己隆起的肚子嗔怪道：“你……这小东西，怎么……还不出来？哎哟……痛咧！”

医生却司空见惯：“女人生孩子，本来就是一件痛的事情。”陈玉芳摆着头，苦不堪言：“我晓得……痛，但……我不晓得……这么痛！这小东西，怎么……还不出来！真……要我的命！”医生总结道：“生孩子就是这样：孩子奔活路，母亲奔死路！”医生拍了拍陈玉芳拱起的膝盖，说：“你要不想死，就再出力！把吃奶的力都拿出来。来！听我的，一、二、三！”

随着医生“一、二、三！”的节奏，陈玉芳再次挺身用力。

终于有了使陈玉芳能够看到希望的动静。不过，孩子先出来的，是脚。奇怪的是，孩子先出来的那只脚，像只青蛙腿，弯曲着，一动不动。医生担心，孩子是不是已经胎死腹中？医生当然不希望孩

子死在自己的接生过程中，那不仅毁了孩子的生命，也毁了自己的声誉。所以，医生用警告的语气对陈玉芳说：“你要用力，再不用力，我就没有办法了！”

在医生的警告中，陈玉芳拼命地挣扎。

终于，孩子的另一只脚也出来了，可另一只脚，仍然像只弯曲的青蛙腿。医生望着两只弯曲的青蛙腿，下意识地喃喃自语：“怎么是双罗圈腿？”陈玉芳呻吟着问：“你说……什么？”医生伸了伸手：“没什么！快出来了！”两只腿都出来，医生就能助产了。

医生用手捏着孩子的两只腿，慢慢往外引。

孩子终于完整地出来了。孩子出来后，弯曲的双腿虽说没动，可双手，却不停地抽搐。有惊无险，孩子没有胎死腹中。医生开着化险为夷的玩笑：“这个小东西，这个怪家伙，总觉得外面比内面冷，不愿出来。怎么样？还是被我请出来了吧！”医生用大功告成的手，不重不轻地拍了一下孩子的屁股，当即，孩子就哇哇啼哭起来。

孩子的哭声特别大，既像在母亲肚子里受尽委屈，又像不愿来到这个吉凶难卜的世界。

对于分娩来说，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，母亲就有上天的感觉。可被难产折磨过的陈玉芳，情感有些复杂，她倒觉得，自己的委屈比孩子的委屈更大：“我还没哭咧，你哭什么？”陈玉芳虽然这么说，可笑意却在脸上连本带息地弥漫开来。这还是应了过去接生婆说过的一句老话：孩子一哭，母亲就笑。医生也笑了：“会哭就好！刚才，脚在外面，一动不动，我还担心，会出什么事呢。”陈玉芳舒叹一口长气，然后想起一件比分娩本身更为重要的事来：“是儿子？还是姑娘？”医生一手托着孩子的后脑壳，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，对着陈玉芳：“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是鸡鸡，恭喜你！是个儿子！”

“医生，谢谢你！”陈玉芳感激得流出了眼泪，“真要谢谢你！”

今天，陈玉芳算是碰上了一个医术和心眼都好的医生，这确实难得。望着医生手里的孩子，陈玉芳再一次甜甜地笑了。那笑靥，与其说是献给孩子的，不如说是献给医生的。陈玉芳知道，对她而言，这样的医生在城关医院不说屈指可数，至少也是为数不多。

陈玉芳算得上是个特别的产妇和母亲。

陈玉芳再次望着孩子，有些天真地问医生：“怎么这么小？”医生说：“婴儿嘛，当然小。南楚城里不是有句俗话：婴儿婴儿，就那麽一砣。”陈玉芳有些疑惑：“这么小，怎么也这么难生？”医生用自己的推断解释：“你运动少了。以前在家里，你肯定什么事也不做。”陈玉芳抿着嘴，没说话。脸上的表情，既有曾经的得意，也有今后的遗憾。

陈玉芳感慨道：“生，都这么难；长，只怕更难了！”医生却不以为然，她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你说错了。孩子，愁生，不愁长。”

【襁 褓】

陈玉芳打开襁褓换尿布，发现孩子不仅两条腿不太对劲，而且双手也有问题。襁褓一松，孩子的双手便不顾一切，高高举向头顶，俨然像个童话中的小俘虏。

陈玉芳对张亿奎说：“他爸，快去问问医生，看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张亿奎不太愿意为一些小事去找医生，他吃过不便解释、只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的闭门羹，而且不止一次。“还不快去！”陈玉芳再次催促，张亿奎只得依旨而行。还好，这回值班的正是那位接生的医生。医生看过，说：“这腿，我当时不是说了？有点罗圈腿。这手嘛，可能是倒着生时，腋下被卡的原故。”陈玉芳非常着急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医生想了想，说：“书上的办法没有，手上的办法倒有一条。”陈玉芳问：“手上的办法是什么？”医生说：“手上的办法就是：把襁褓捆紧，像夹板一样，夹住！把它们校正。”

陈玉芳开始按医生所说的办法行事。

这种办法自然有点书上之所以没有的残酷。襁褓捆紧后，孩子就不停地哭，拼命地哭，那哭声就像一面从襁褓中升起的反抗的旗帜。张亿奎抱着孩子，在病房里不停地走动，一边“哦！哦！哦！”

用手轻轻拍着孩子的屁股，一边用娘娘腔哄：“这都是为你好！将来，盘着两条腿，举着两只手，就像打了败仗、投降的敌人！不好看咧！”

张亿奎越是拍，越是哄，孩子哭得越是厉害。张亿奎怕哭声影响邻床的产妇和婴儿，便对襁褓中的孩子说：“莫哭！莫哭！你看，弟弟比你小，都不哭。你怎么就这么爱哭咧？哦哦哦！莫哭！莫把弟弟吵醒了！”此刻，邻床那个晚生五个小时的孩子，睡得正香。

那个晚生五个小时的孩子，就是我。

而被襁褓捆得死死的孩子，就是解放。

“襁褓捆得太紧，孩子受不了。”我母亲说。

我母亲躺在床上，额上扎着一条防风的毛巾，陈玉芳的额头上也扎了一条。在南楚城里，坐月子的女人，额上都要扎这种防风的毛巾。据说，女人的额头如果在月子里被风吹了，将来会落下无论什么药也难治好的头痛病。

解放的哭声越来越烈，这让陈玉芳有些心烦。心烦，头就发躁，陈玉芳把毛巾从额头悻悻地拉下来，好像烦恼全是那条毛巾一手所为。我母亲发现，陈玉芳的额头渗出了绒绒汗迹，便说：“那毛巾，你还是扎上。毛孔开了，伤了风，将来更不得了！”张亿奎也说：“是的，莫伤风，快扎上！”陈玉芳叹气道：“伤风？我不怕伤风，我只怕伤心！这孩子，真让我伤心！”

“有什么好伤心的？”张亿奎说。

“怎么不伤心？好不容易生下来，罗圈腿！俘虏手！将来盘着腿、举着手走路，像猿人，不丑死人才怪！”陈玉芳难抑自己对所生孩子的不满。嫁到张家后，陈玉芳养就了一些朱门独有的娇气，说话有些随心所欲。我母亲宽慰她：“怎么会像猿人呢？不会的！”“怎么不会？哎——”陈玉芳怅然而叹，然后情绪低落地对母亲说：“我和他爸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，一切都指望这孩子！我们现在……”

“说孩子，就说孩子。扯别的干什么？”张亿奎制止无意中借题发挥的陈玉芳，他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他们过去的身份和现在的处境。

可是，我母亲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张家的事呢？画地为牢般的南楚城就这么大，街上的人，很少有相互之间没照过面的。更何况，当初的陈玉芳还是无数女人眼里的阔太太呢？

“好了好了，我不说！”陈玉芳摆了摆就此作罢的手。

我的母亲不爱管闲事，但她很讲缘分。有什么缘分，比在同一间产房生孩子还要大呢？这简直是天意所定的缘分。缘分中的人有难，我母亲当然要帮。说是帮缘分中的人，实际上是可怜襁褓中的孩子。我母亲慢言缓语地劝慰：“莫急，莫急！先松一松，松一松，再捆！”张亿奎连忙附和：“对！对！先松一松，让孩子舒服一阵，再捆。”说着，张亿奎就准备松开紧捆着襁褓的带子。

“不行！”陈玉芳遏声如令：“这点苦都吃不了，将来在社会上怎么办？现在，可不是从前了！”张亿奎觉得，陈玉芬不仅杞人忧天过早，而且对孩子的苛求也有些过分：“你这话说得太远了，他还是个孩子。这样捆着，他的确难受！我看，还是松松的好！”

“不能松！”陈玉芳的态度非常坚决，“绝对不能松！”襁褓中的解放，就像听懂了母亲要让他早早接受磨难的话，哭声在委屈中升得更高了。

张亿奎无可奈何地摇着头。

【上户口】

张亿奎去军管会给孩子上户口。

按说，户口之类的事，不应该归军管会管。可有部队作为后盾的军管会，总觉得掌握了政权、没有了实权，加之一些连、排级干部有赋闲之感，所以，军管会什么都管。城里人早就开过今非昔比的玩笑：军管军管，一切均管。

在军管会长长的走廊里，张亿奎找到了牌子挂在尽头的民政科。

当时，两个值班的军人，正在一面空着的墙壁上悬挂毛主席的

像框。张亿奎进门时，他们刚刚挂好。像框里的毛主席，头上戴着一顶帽子，脸上带着微笑。两个军人望着挂好的毛主席像框，正了正帽子，又摸了摸衣领上的风纪扣。

他们并列站在毛主席像前，一齐敬了一个军礼。

张亿奎进门后，把事先煮好的红鸡蛋，随同自己的微笑，一起放在办公桌上。在南楚城，生了孩子，一般都要给人吃蛋壳被染红的鸡蛋，以示喜庆；这就像结婚时，新郎新娘一定要给人糖吃以示甜蜜一样。见了红壳鸡蛋，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问：“生孩子啦？！”

“是的！是的！”张亿奎的微笑就像被染红的鸡蛋，“这不？来上户口哩。”

“有医院的报生单吗？”另一个挎着盒子枪的军人问。

“有，有的！”张亿奎从口袋里掏出报生单，顺便掏出特意买的香烟，给两个军人一一相敬。两个军人摆摆手，都说不抽。尽管他们拒绝，张亿奎仍然行礼如仪，把烟分别放在两个人的桌上。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，拿出一个红色封面的户口登记本，然后从胸前的口袋里抽出钢笔。

“孩子，取的什么名字？”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问。

“张望顺。”张亿奎脱口而出。

“张望顺？”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蹙紧眉头，重复道。张亿奎没有注意对方的表情，以为他没听清楚，便解释道：“对！张望顺。望，是希望的望，顺，是顺利的顺。”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，冷冷地反诘：“你取这名字，什么意思？”张亿奎浑不自知，进一步解释：“你不知道，我那孩子是倒着生的，难产！不顺，很不顺！她妈妈的命，差一点丢了！起名望顺，是希望，从今往后，他能顺顺利利。”

“你，什么成分？”挎着盒子枪的军人，突然问张亿奎。

张亿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张亿奎不想说出自家的成分，可又想，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事。在南楚城，谁不知道他家被划为大恶霸地主？也许他们早已认出自己，不然，为何不抽我的烟？他们嘴上说不抽烟，可桌上装满烟头的烟灰缸，却张着早已吞云吐雾的大口。想到这些，张亿奎就有一种莫名的惆怅。

这时，又进来一个给孩子上户口的人。

那人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服，迈着重见天日的步伐，带着感恩戴德的表情走进门来。一进门，他就朝毛主席像鞠躬。鞠完躬，他又转身朝两个军人作揖：“我姓代，我给孩子取名代国强。全国解放了！我们当家做主了！希望我们的国家，越来越强大！”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笑了笑，然后伸出大拇指：“好，这个名字取得好！有意义！”说完，便打开户口本，给他上户口。

张亿奎一直站在冷言旁落的位置。

一身补丁的人看到张亿奎，问：“怎么，你也来给孩子上户口？”张亿奎一脸落寞，那落寞就像打在脸上的补丁，比那人身上的补丁还要难看：“是的。”一身补丁的人有点幸灾乐祸：“现在，全国解放了，你准备给孩子，取什么名字？”这时，张亿奎灵机一动，上前一步：“我孩子，就取名解放，叫张解放！”张亿奎不失时机，顺势而言。张亿奎不是不会见风使舵，不是不会演戏。当时，他配合父亲演的那曲戏，表演就很成功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张亿奎不可能时时像个演员，现实生活，毕竟处处都得真切。

“你就不怕重名？已经有好几个叫解放的了。”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说。

“不怕不怕，解放这名字，有纪念意义。”张亿奎唯恐不及地说。

张亿奎不怕重名，他怕的是孩子上不了户口日后没有粮食供应，怕的是被那些喜欢查户口的军人，误以为是哪个逃跑的、或者是被镇压的国民党的后代。户口是神圣的，在如今的南楚城里，没有户口，就等于没有你这条生命。

户口终于上了，张亿奎连声道谢，然后如释重负地转身出门。

刚跨过门槛，他听到一身补丁的人在里面问：“听说政府要枪毙张万富，是不是？”张亿奎不由得被这个可怕的消息绊住了脚。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说：“这是秘密，你就不用打听了。”一身补丁的人说：“这也不算什么秘密，满南楚城，都在传！”接着，他又说，“你们知不知道，刚才那人，就是张万富的儿子，张亿奎。”

“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”胡子刮得铁青的军人反问道。

【缺 奶】

陈玉芳缺奶，嗷嗷待哺的解放总是饥啼不已。

作为母亲，陈玉芳对自己缺奶，内心一直苦不堪言。开始，奶水还是足的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突然莫名其妙地不足了，犹如中道回流。真怪！陈玉芳望着自己鼓鼓的乳房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陈玉芳问给自己接生的医生。

“我也说不清。”医生说。

“有什么办法吗？”陈玉芳问。

接生的医生用曾经碰到、并解决过的方法，给陈玉芳指点迷津。她要陈玉芳用瓶子装上热水，在乳房上敷一敷。如果不行，还有一种原始的办法，那就是让自己的男人帮她吸。于是，张亿奎用一个葡萄糖瓶装上热水，一同装上的，还有比热水更加炙热的心愿。遗憾的是，热水瓶在陈玉芳的乳房上敷了好多次，一点效果也没有。第一种办法不行，就只能试第二种。可第二种办法，张亿奎碍于面子，支支吾吾羞于去做。陈玉芳顾不了那么多，说：“这个时候，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！”

我母亲知道，真正的障碍，也许是我父亲和她。

为避免尴尬，我母亲把吃饱奶睡熟的我，放在床的正中位置，然后让我父亲搀扶她去上厕所。

张亿奎吸了，可奶水还是出不来。怪！真怪！陈玉芳一直在找突然不出奶的原因。乳房这么大，怎么会没奶？最后，陈玉芳才想到张亿奎告诉她的那句话。“一定是听到那句话、受了刺激，奶才不出来的。”陈玉芳说。

“哪句话？”张亿奎问。

“还不是那句话？……”陈玉芳没往后说，只是用手做了个枪毙的动作，张亿奎这才恍然大悟。张亿奎本不想把那件事告诉张玉芳，

可不知为什么，他忍不住，还是说了。

张亿奎有些后悔。

“你没注意到吗？当时，我一听，心就堵得慌，觉得奶痛，揉了好一阵。”陈玉芳用埋怨的目光望着丈夫，好像他根本就不配做丈夫和父亲，这是什么时候？怎么能把这种闻必揪心的消息，告诉一个坐月子的女人？张亿奎仍然难以释怀：“是不应该告诉你。可当时，我就想对人说，我觉得不对人说，搁在自己一个人心里，会被憋死！”“会被憋死？你被憋死了没有咧？”陈玉芳揉着乳房说，“现在好了，憋死的，是我！憋死的，是你的儿子！”

这个时候，我父亲陪着母亲回到产房。

陈玉芳说：“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些！还是想想，奶水不足怎样解决吧。”

做母亲的缺奶，肯定会有不让孩子挨饿的办法。陈玉芳首先想到的，就是我母亲。这句话并不准确，应该说，陈玉芳首先看到的，就是我母亲。我母亲的奶水，用涓涓不息来比喻，还显不够。如果夸张点的话，完全可以用汨汨流淌来形容。陈玉芳羡慕不已。我母亲虽说乳房没她大，但奶水就是足。陈玉芳经常看到，我母亲多出的奶水，在胸前湿成富甲一方的图案。为了这些多出的奶水，我母亲经常用毛巾塞在胸前，以防它们泛滥成灾。陈玉芳看着，那目光很难用一个固定的词语进行解释。那目光，有时候嫉妒多于羡慕；有时候，则是羡慕多于嫉妒。

我母亲心知肚明。

对于陈玉芳的乳房，我母亲有过同样的心态：不是羡慕多于嫉妒，就是嫉妒多于羡慕。陈玉芳的乳房，有着南楚城里的人难得一见的挺拔。当初，她穿着旗袍，迈着花前月下的步履，在南楚城里招摇过市，的确有些不可一世和让人大开眼界的味道。尽管有些女人知道，陈玉芳旗袍里高耸的乳房，有上海产的乳罩在暗中出力，但那抖动的感觉，确也不是乳罩所能包办的。我母亲碰到她时，总有一种来历不明的自卑。实际上，我母亲再明白不过，那都是因为自己的乳房太瘪。